

试论日美贸易摩擦

谢 宏

8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逆差滚雪球似的迅速增长。从1980年的124亿美元增至1986年的588亿美元，占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30%，从而引起两国尖锐的贸易摩擦^①。美国人甚至称之为“80年代的珍珠港事件”。

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已经超越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范畴而波及全球。

日美两国激烈的贸易摩擦，不但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日美两国自身，而且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分析与研究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日美贸易摩擦的由来

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然而，在1965年以前，日美贸易一直表现为美国的顺差。6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间，日美贸易逆差基本上在20—30亿美元之间波动。日美贸易矛盾不甚尖锐。可是，进入8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逆差剧增，令美国不堪忍受，引致贸易摩擦空前激烈。1987年4月，里根政府决定对日本进口的半导体芯片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就是双方贸易摩擦的具体表现之

美国对日本贸易差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对日贸易差额	年 份	对日贸易差额
1950	2.4	1980	-124.0
1960	1.9	1984	-368.0
1965	-3.3	1985	-497.0
1970	-32.0	1986	-588.2

《联合国统计年报》1987年版，第12页。

就发生贸易摩擦的代表性商品以及时间先后顺序而言，大致表现为：纺织产品→钢铁→造船→家用电器→汽车→工作机械→计算机半导体等产品。

自60年代末，日本大量的纺织品打入美国市场，冲击了美国的纺织工业，从而揭开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帷幕。在美国的压力下，于1971年10月双方签订《日美纺织协定》，限制了日本纺织产品对美出口，摩擦得到缓和。

从70年代开始，日本的钢铁、造船以及家用电器等产品也相继进入美国，打击了美国相应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又引起摩擦。1977年5月，日美两国就彩色电视机达成日本对美的出口限制，美国每年进口日本彩电不超过175万台。

在1974年，美国要求日本对自己的钢铁输出进行自动限制。1976年，双方签订《日美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以此限制日本的钢铁进口。

接踵而来的是汽车摩擦。1979年日本汽车生产突破了1000万辆大关，居世界之冠。大批日本汽车拥入美国，加剧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萧条和工人失业。1981年5月，日本政府被迫表示，从1981—1983年，年均汽车出口限制在168万辆以内，风波才暂告平息。

进入80年代以来，不但在传统产业领域，而且在工作机械、电子产品、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日本产品向美国提出全面挑战，令美国不安。1987年4月发生的美国向日本进口的半导体芯片征收100%报复性关税事件；还有，紧接着发生的“东芝事件”，都是双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一些例证。

由于日美两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日本以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造成一个事实：日本现在已经不仅是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同时又是“贸易顺差大国”、“资本输出大国”和“世界债权大国”。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促进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冲击了自由贸易体制，发展到双方不得不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② 日美贸易摩擦只不过是这一绝对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同，在国际贸易的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出现优胜劣败，必然会出现收支不平衡以及各种摩擦。在这个意义

上，日美贸易摩擦又是两个国家的利益冲突与矛盾。

从目前日美两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来看，对于产生日美贸易摩擦的各种因素，尽管双方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去解决，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造成摩擦的因素是难以克服的。

应当指出的是，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并不是20年前的日美贸易摩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一场全面冲突与较量。其结果如何，将关系到日美这两个“经济巨人”在本世纪末乃至下个世纪里，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与前途的重大问题。

今后两国经济关系的特点是，美国在相对衰弱过程中仍拥有相当大的实力；而新兴的“超级债权大国”日本却又不足以取代美国。或者说，未来的日美同盟关系，在政治、外交、军事上仍维持着美国居主导地位的态势。而在经济关系上，正开始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在国际上，“最大债权国”的日本，正面临着“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严峻挑战。日美贸易摩擦又常常与金融、政治、外交、军事等摩擦纠缠在一起，使得贸易摩擦更加复杂化，不仅对日美两国的政治经济，而且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日美贸易摩擦将随着日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在总的趋势上将是越来越激烈，当然，并不排除在今后的某个阶段，摩擦也会有相对缓和的可能性。

美国的对策

美国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贸易攻势，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以期解决日美贸易的摩擦。

(一) 降低美元汇率、增强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以利于纠正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

美国政府这一对策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在现行的国际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货币汇价的变化对一国的外贸有调节作用。即通过货币汇价的升值(或贬值)发挥抑制(或促进)出口和促进(或抑制)进口的效应。因此，较低的美元汇率理应有利于平衡贸易逆差。

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协调，主动降低美元汇率，提高日元币值。1985年9月，美、日、西德、法、英五国共同干预外汇市场，迫使美元大幅度贬值。从1985年9月到1987年12月，美元与日元的汇价由1：242猛跌到1：130左右，下跌幅度之大，创了历史纪录^③。

然而，美国的“低汇率”战略是一把双刃刀，任意操戈，也伤自己筋骨。实际上，美国贸易赤字并未见明显下降，1986年仍高达1960亿美元^④。据1986年版日本《经济白书》的分析，日美两国货币比价变化因素于1982—1985年期间两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为31%。事实表明，仅仅依靠调整汇率的手段来消除贸易不平衡，其作用十分有限。况且，倘若美元一再贬值，势必引起外来资本涌入。美国的赤字公债大量为外国占夺，美元的金融地位动摇。这样美国将面临外部经济失衡与内部经济失衡的双重危机。因此，美元贬值政策将是有限度的。

(二) 以先进科技改造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的创汇能力，缩小外贸逆差。

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相对衰退以及日美间“垂直型贸易分工”结构，一直是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重要原因。通过产业

结构的调整，重振第二产业，提高有形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把日美间的“垂直分工型”贸易结构转变为“水平分工型”结构。

美国政府与企业界着手通过技术改造，生产出新产品，重新占据市场以对付日本。据美国《机床蓝皮书》报道，由于重视了机床自动化技术的改造，几年里投资高达270亿美元，使计算机辅助系统等自动化普及率达90%，显著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夺回部分被日本占领的市场^⑤。

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与企业更加紧密合作，促使产业结构向高技术产业转变，提高商品的竞争力。同时着力发展预示着未来希望的电子、人工智能等“朝阳工业”，争夺在新兴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现在，美国政府与工业界都在创造条件，为高技术的开发研究提供方便。美国政府通过修改《反垄断法》和《专利法》，推动民间科研联合，加速专利的审批与应用。

在1985年，美国私人企业进行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已达51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⑥，促进了产业结构向高技术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 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日本在经济上做出更大的让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从以往日美贸易摩擦的处理手法来看，似乎每一次风波的暂告平息，总是以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而告终。近年来，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依然利用它在日美同盟的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开放市场、金融国际化、扩大海外直接投资等一系列要求，以期纠正日美贸易不平衡。

同时，里根政府迫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压力，也采取了一些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维护本国利益并向日本施加压力。

1984年，美国通过新贸易法案，放宽了对工业损害的规定以及对连续性倾销的规定。美国的《反倾销法案》和“詹金斯法案”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贸易逆差对象国。这些保护主义措施，激化了日美贸易摩擦。

里根政府虽然希望借保护主义逼迫日本在经济上做出更大让步，但是不可能长期采取过分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因为，这会彻底破坏战后所建立的基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制中心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体制的崩溃是双方都不希望的。而且，这样做会使外国资金难以流入美国，而吸引外资流向美国，曾是美国弥补庞大财政赤字的重要方法。

由此可见，上述美国的对策，仅就缓和贸易摩擦而言，在短期内收效将不会很大。

日本的对策

1986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达588亿美元，对欧洲共同体达182亿美元，对南朝鲜、台湾等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顺差也创了纪录^⑦。不仅是日美贸易，而且日欧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也相当紧张。因此，日本的对外贸易关系已进入“最容易发生摩擦时期”。同时，日本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已相当惊人。1984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达50%^⑧。所以，日本又进入了“最害怕摩擦的时代”。

日本为了对付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一) 扩大国内需求、扩大进口，以

求缓解日美贸易不平衡。日本提出要把“依赖外需型”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具有活力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将重点放在扩大个人消费上。

1987年4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5兆亿日元的公共建设投资，以刺激内需，充实消费生活。有的还提出提高工资以增强购买力，扩大个人消费。并且要扩充各地方的社会资本，通过加强地方自治体的作用，将扩大内需的效果波及到全国去。

然而，迄今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问题上，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可行的措施并不多。种种设想究竟会落实到什么程度，其效果将如何，尚属未知之数。因此，在近期内，不能期望日本政府上述内需扩大政策会对平衡日美贸易逆差起多大作用。

(二) 努力使产业结构向与“国际协调型”的方向转变。

目前，日本面临着一个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油价低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的日本经济调整有两个特征：

第一，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变。由多年来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向今后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这种大转变，对于日本来说，在短期内无疑会遇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国内市场的狭小与扩大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而日元的升值，又将加剧“出口主导型”产业的困难。同时，作为扩大内需政策的具体实施手段，日本政府拨巨款用于公共事业等非制造业的投资，形成“非制造业生产主导型”的经济增长结构，促使资金大量流向非制造业部门。其结果使处于经济调整时期的日本国内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经营业绩两极分化，盈亏悬殊。

据大藏省调查，1986年第二季度内，

制造业收益比1985年同期下降32.5%，而非制造业上升30.2%^⑨。

第二，实现更高层次的集约型经济结构。也就是实现工业结构的高精尖化和整个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服务化。它的具体表现是：

首先，在制造业整体设备投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之时，企业用于研究开发与更新设备的投资保持高速增长。这两项投资在日本制造业设备投资比重由70年代前不足30%猛增至80年代中期的58.5%。研究开发投资比重由1972年的4%上升到1985年的12.6%^⑩。尽管这类投资在短期内不会带来生产的扩大，但必须进一步提高日本经济的素质。

其次，以信息产业、电力、交通运输和住宅建设等公共事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由1970年的46.6%增至1984年的66.6%^⑪。它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带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非物质部门的增长将成为今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有利于纠正对外贸易不平衡。

(三)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减轻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对日本经济的压力。日本通过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一部分失去市场优势或贸易摩擦激烈的产品转到国外进行生产，起到缩小国内出口生产规模与压缩对外出口，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

1985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22.2亿美元，1986年财政年度，日本企业的投资额比1985年增长82.7%，达到223.2亿美元。而且，仅1985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相当国内制造业设备投资额的10%以上^⑫。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缩小贸易顺差的

作用是，如果对外投资企业在国外生产全部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其对外出口额可减少66%；如果从日本采购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在国外只进行产品的最后组装，其对外出口额可减少6%。估计在目前阶段，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国外进行生产可减少30%左右的对外出口额^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是日本经济国际化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缓和贸易摩擦，实现经济结构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重要途径。在日元升值的压力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朗化。据日本权威的野村综合研究所估计，到9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将达到2000亿美元，可能会超过英国，大大缩小同美国的差距。

(四) 促进日本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日本金融国际化首先是日本经济国际化的必然产物；同时，日本巨额外贸顺差也为日本金融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80年代以来，由于贸易摩擦的激化以及保护主义抬头等原因，日本只得对自己的商品出口实行“自主限制”，转而采取扩大资本输出等形式来带动商品输出。又由于日本国内剩余资本大量出现，而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有限，急需向海外寻求出路。

日本连年持续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使日本的外汇储备十分充裕，而充裕的外汇储备资产则为日本金融国际化，特别是日元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巨额的日美贸易逆差令美国十分头疼。美国希望涉足日本的金融市场来平衡贸易收支，因此，美国也要求日本加速金融国际化。这对于日元国际化是有利的。

当前日本金融国际化的主要表现是，金融交易国际化、日元国际化、银行业务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贸易摩擦与金融摩擦是紧密相关的，今后日本推进金融国际化的步伐会更快。

“国际协调”之希望

日本经济实力的崛起与当年的英国、美国的情形相比较，有一个重要特点：以往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向大致是这样变化的，首先是这些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工业品出口。工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则由于国内工资水平提高，投资市场逐渐饱和等原因，导致资本输出，相应的出口贸易下降，进口增加。这样就得靠资本项目的盈余抵消经常项目赤字以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大致平衡。而其它国家则引进资本，输出商品，这样这些国家的收支也基本均衡，形成一种良性的国际贸易资本循环。

但是，现在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与债务国，有人称这种现象为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循环堵塞”。目前美国只得靠外资输入来维持其国际收支平衡与资本周转，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占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38%的日美两国形成过于紧密的经济关系，同时又有巨额贸易逆差。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债务高筑，1985年债务达九千亿美元^⑭，大部分债务仍处于“拖延偿还”状态。国际经济已陷于“循环堵塞”的境地。而多年来，日美欧的“国际协调”仅限于双边或三边，效果不佳。

因此关键在于：日美这两个经济大国在解决贸易摩擦之时，能否将思路从日美双边或日美欧三边这种习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放眼全球，把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构成经济“良性循环”联系起来，从中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日美两国现在这种过于紧密的、偏到一头的经济关系，不是发生激烈的“摩擦”，就是发生经济循环堵塞。南北问题解决不好，“北北矛盾”就更尖锐。唯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才能长久，这也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的一点经验与教训。

南北问题，尤其是第三世界债务问题，除了采取紧急的缓和手段以外，还应该有更富于建设性的措施。依靠延缓偿债或借新债抵旧债的做法，终究只能起暂时应付危机之用。倘若日本不是把它的对外经济活动过分地偏重美国，而把它的工业能力与投资能力更多地放在开发亚洲、太平洋与其它第三世界市场上，支持这些国家展经济，提高它们的创汇能力，以扩大它们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交流。这样就真正有助于减少日美贸易不平衡。同样，美国也需相应地扩大与第三世界经济关系，使得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外汇来购买美国商品，从而降低美国的外贸逆差。

显然，上述发展程式意味着合理地降低日美两国目前这种过分紧密的经济结合程度。因为，这种“不平衡”结合本身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个经济大国事实上的冲突与力量抵消。将这个问题联系到全球领域来探讨，我们期待日美两国的“北北摩擦”能通过“南北关系”的改善而得到解决，从而使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与全人类的共同繁荣。

注释：

- ① 《联合国统计年报》1987年版，第12页。
-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709页。
- ③ 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88 年第一期，第17页。
- ④ 英国《海外商业报道》1987 年版，第 15 页。
- ⑤ 美国《机床蓝皮书》1986年版，第21页。
- ⑥ 美国《华盛顿邮报》1985年12月24日。
- ⑦ 《人民日报》第二版，1987年1月20日。
- ⑧ 日本《经济白书》1985年版，第128页。
- ⑨ 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1986 年第 2 期，第54页。
- ⑩ 日本《朝日新闻》1987年4月11日。
- ⑪ 日本《经济白书》1984年版，第75页。
- ⑫ 日本《经济白书》1985年版，第64页。
- ⑬ 日本《经济白书》1986年版，第183页。
- ⑭ 日本《经济新闻》1986年1月3日。

简 讯 一

为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以及满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其他部门对公共关系学知识学习的要求，我院国际新闻系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举办“公共关系函授教育”，系统地讲授公共关系学和与其相关的一些学科知识，并向学员介绍我国公共关系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企事业单位的公共关系经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帮助学员作好工作，推动我国公关事业的发展。该函授学制一年，自1988年5月至1989年2月。